



文学大纲

郑振铎 下

文学大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古典文学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文学大纲（下）

郑振铎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振铎 文学大纲：全3册 / 郑振铎著. —长春：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7.2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ISBN 978-7-5581-1928-6

I. ①郑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文学史
IV. ①I1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7583 号

郑振铎 文学大纲 (全三册)

著 者 郑振铎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 琳 王昌凤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字 数 792 千字
印 张 55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发行部：010-51396619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928-6 定价：128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三十章 19 世纪的英国诗歌

一

当 19 世纪之初叶，英国的重要诗人出现了不少，华兹华士（Words-Worth）、柯尔律治（Coleridge）、沙赛（Southey）三人，被称为湖上诗人（Lake Poets），拜伦（Byron）、雪莱（Shelley）、济慈（Keats）继之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诗坛的灿烂局面。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时代（Victorian Age），跟着英国的政治上的光明与国外侵略政策的成功，伟大的诗人们相继的产生，正如繁花如锦、绿荫满布的时光，好鸟各各的停在枝头，任情啭唱一样。丁尼生（Tennyson）、白朗宁（Browning）夫妇、罗塞底（Rossetti）兄妹、亚诺尔特（Arnold）、慕里士（Morris）、史文葆（Swinburne）、美莱狄斯（Meredith）、哈提（Hardy）诸人、便是这个光荣的时期内站在前头的作家。

二

在 1798 年的时候，柯尔律治与华兹华士二人共同出版了一部《抒情诗集》（*The Lyrical Ballads*），在那部诗集里面，柯尔律治只供献了他的著

名《古舟子咏》(*Ancient Mariner*)，其余的都是华兹华士所作。这部《抒情诗集》的出现，许多人都以为是英国诗史里一件很重要的事实，是英国诗歌的一个转变点，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传者，它的前面的一篇著名序文，尤显示着新的改革的精神。也许这些话是过分些，然至少这部抒情诗集是介绍了两个新的诗人，两个很伟大的诗人给当时的文坛。

华兹华士 (William Wordsworth, 公元 1770—1850 年) 是一个律师的儿子，受教育于康桥大学 (Cambridge)。当 1790 年时，他到欧洲大陆去游行。那时，正是法国革命的时代。他满腔的表同情于革命者。第二年，便又到了法国，与吉伦特党人 (Girondists) 为友伴，与他们同住了十五个月。后来，他家里的人不供给他的费用了，他才回到英国。不久，吉伦特党亦沦灭。当他回时，很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忧虑。他的朋友们要他在礼拜堂里做事，但这事却与他的性情不合宜。他一心要成一个诗人，可惜诗人却是不能得到什么报酬的。于是他便决心要做一个律师，一个新闻记者。正在这时，他的一位少年朋友死了，留给他九百镑的遗产，恳切的要他专心去做个诗人。这个供献正是恰得其候。于是他住到温台美湖 (Lake Windermere) 边的山上，与柯尔律治及沙赛两个诗人，时时对着那秀美的湖山，互相咏吟；他们二人这时正住在华兹华士的邻近。因此，时人便称他们三个为“湖上诗人”。后来，华兹华士的景况日益的好起来，得到了父亲的遗产，得到了很好的位置。到了 1842 年，又得到政府所给的每年三百镑的年俸。沙赛死后，他又得到“桂冠诗人” (Poet Laureate) 的封号，直活到满八十岁才死。

华兹华士为自然与人生的诗人；他爱自然的一切景色，他以充溢的同情心来观察人生，他爱重自由，他喜悦真朴自然的生活。所以他所吟咏的多为儿童时代与田家风物。前世纪的诗人考卜 (Cowper) 等也爱好自然，也赞颂自然的景色，但都只爱好它的外面的美，赞颂它的秀丽的山川与景物；华兹华士则以内心的情同情，洒遍于自然的美景上，他所爱的、所赞颂的乃是自然中的生命，乃是与人生融合而为一的自然。像他那样的具有那么广大同情心的诗人是世界诗坛上所绝少见的。我们读他的诗，所感到的

是微笑，是宁静，是一种说不出它的美的甜淡而隽永的醴味。

华兹华士的大著是《散步》(*The Excursion*)，一篇哲理的诗。在这诗里，叙我们的诗人出去散步，起初遇见一个苏格兰的负贩，他谈到真理，美丽，爱情与希望；又说起一个可怜的女郎，因她丈夫常常远出，忧郁成病而死。二人向前走去，又遇到一位孤僻的人，这人因为常遇失望之事，性情遂变为怪特。于是三人同去访问一位牧师，他对他们叙述出生死在那个地方而葬在近旁墓场中的人的有趣故事。最后，他们同到邻近的一个湖边去游览，全书遂以告终。这诗没有什么故事的兴趣，却因散步的机会，而不绝的描写着景物，同时并讨论到各种重要的问题。

他的抒情短诗较之《散步》，更为读者所爱。他喜欢一切的朴实，他的题材是朴实的，他的思想是朴实的，而他用以表白他的思想与题材的文字也是朴实。他没有惊人的奇思，他不写诡异可怪的事物，他不用艳丽浓郁的辞采，他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句朴朴实实的写出最平常的故事：小猫和落叶玩着；孩子读着寓言；一个顽童的故事；一个少女的天真的对话；这些都是他的好题材。而他却从这些最平常的事物，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，引出感人无涯的思想来。如《我们是七个》一诗，写不知死生之变的孩子，如何的真挚呀，读之真是触着人世的凄惋而柔和之情绪的极端了。

柯尔律治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生于1772年，死于1834年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副牧师，但他当孩子时即已成了孤儿，被送到伦敦的基督教医院，在那里受教育。他在这时，已是一位勤恳异常的读者，无论什么书到来，他总是贪婪的捧读着。后来，到了康桥大学，读了二年书。他疏忽了正当的功课，却游心于宗教、哲学与政治的大书堆中。最后便离了大学，入伍为骑兵。幸而不久便脱离了军队生活。以后，他与沙赛及别的青年们，想在北美洲建立一个极乐园。因为资本的缺乏，这个乌托邦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。这时，他娶了沙赛妻子的姊妹为妻，写了不少最好的诗。因为友人的帮助，他到德国游历了一趟。1804年他在麦尔泰(Malta)岛住了九个月，为岛督的秘书。回到伦敦后，发表他著名的《莎士比亚论》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吸起鸦片来，成了一个梦想者。1810年，他把妻和子都寄

在沙赛家里，独自到了伦敦，以后十九年中都过着惰性的梦想者的生活，却也时时的写些重要的东西。但他的诗才却终于因他的懒惰、梦想，而未能充分的发展。他的大部分的诗都只是一个美丽的开始，如一朵一朵的未绽的玫瑰蓓蕾，始终没有开放为绚烂的花朵过。他不断的计划着要写伟大的诗篇，却往往一行也不曾写下去。他早年所作的《古舟子咏》是一篇最好的最完美的作品；这篇诗叙的是：一个老水手，对一个赴结婚宴的客人讲述他的可怕的故事，客人想走开赶快去赴宴，却为老水手眼中的特殊表现所引住，不得不立在那里把这故事听完了。老水手和同伴们坐了一艘船出海去，一路上很平安。然后遇到了一阵暴风，暴风过后，这位水手却射杀了一只航海者所认为好运的象征的海鹅。因此，厄运又降临了。船驶入静海中，那里，没有风也没有浪；太阳如火球似的照耀着；海水绿绿的满浮着腐物。船停在那里不动。杀海鹅的这位水手被视为这次厄运的造因者。水手们都渴得要死去，仿佛有一只船要驶近救他们，却又消失不见了。那是一只幻船。水手们一个个的都死于甲板上，每个死者的眼光都注定在这位杀海鹅者的水手脸上，全船的人，只有他不曾死。后来，他对于他所做的恶事觉得悔恨，于是天使们可怜他的悲苦，使死尸站了起来，仍去做水手们的职务。他们升上了帆。虽然没有风，船却渐渐的移动，到了有风的地方。于是这船便一直驶到了水手的故乡。一个领港者离了海岸出来迎接；但在他到这船之前，它却突然的沉下了，留下这位水手在海波中与死神挣扎着。他为领港者所救。后来，他一想起那时所受的言之不尽的痛苦，便不能忍，他的心在他身内烧着，一直到了把这可怕的故事告诉了出来，方才觉得舒服。

在柯尔律治没有完的诗篇中，《克里斯泰白尔》(*Christabel*) 与《忽必烈汗》(*Kubla Khan*) 二首是最著；《克里斯泰白尔》写中古事，只成一卷；《忽必烈汗》则为他梦见忽必烈汗宫殿而作者。他的短诗，可讽诵者也不少。《爱》(*Love*) 的一诗，论者以为是英国文学中最可爱最和谐的小诗之一。

柯尔律治写的是怪诞的故事，用的是浓郁的文句，他的想象是一位梦

想的诗人心胸中所生的杂乱而丰伟绚丽的想象，与华兹华士的恬淡明洁的风格是不同的。

沙赛（Robert Southey）生于1774年，死于1843年，是一个布商的儿子，初进一个学校，因在校中出版物上反对鞭挞制度而被斥退，后来进了牛津大学。他也与柯尔律治一样，对于正式功课毫不注意。他要创立一个“乌托邦”（名“Pantisocracy”），因出版一部诗集以集款，却失败了。此后，他很穷苦的过了一时。他的文誉渐渐的大了。据说他出版过一百〇九册的书。因为用力过度，后来脑子便衰弱了。1813年，他成了“桂冠诗人”，1835年，他得到每年三百镑的年俸。他的诗可分为两部，一部是他的史诗，如《贞德》（*Joan of Arc*）等，一部为抒情诗。他的史诗很用力写，批评者曾称之为“诗的陈列所”，故不大使人感动。抒情诗却短而真朴，有华兹华士的风格。

史格得（Walter Scott）于1771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，就在那里的大学读书。他学法律，但他的志向不在于此。他自幼就喜故事，尤其喜“古昔的勇敢时代”。有一次，当他十三岁时，得了一部书，低头的读书，竟忘了吃饭。后来，他做着诗与小说，成了一个大诗人与大小说家。晚年，负了很重的债，且工作过苦，身体日弱，便到意大利去养病。不久，又回英国，于1832年死去。史格得的著名的诗有三篇，一为《古歌人咏》（*Lay of the Last Minstrel*），一为《马美安》（*Mormion*），一为《湖上夫人》（*The Lady of the Lake*），都是以古韵文传奇为模范的。他们的思想之新鲜，描写的活泼，使他们于当时大为流行。有人说即使史格得只有这些诗，他已可成为一个著名的人了，何况他又是一个写了不少的伟大小说的小说家呢。

与他们同时的还有两个很有名的诗人：一个是刚倍尔（Thomas Campbell，公元1777—1844年），他生于格兰斯哥（Glasgow）。在大学时，以译腊丁诗得名，后来出了一部诗集《希望之乐》（*Pleasures of Hope*），诗人之名便以确立。死后，葬于威士敏斯礼拜堂（Westminster Abbey）。一个是慕尔（Thomas Moore，公元1780—1852年），他生于杜白林一个很苦的家庭

中，是当时一个最机警的诗人。他的短歌至今犹为爱尔兰人民所唱咏，人称之为爱尔兰的葆痕士（Burns）。他还写了好些讽刺诗，也以活泼、机警、整洁著。

三

拜伦、雪莱，与华兹华士、柯尔律治同样的爱慕自由、反抗压迫，而他们二人却始终维持着他们的反抗精神，与压迫者宣战，与旧社会宣战，不似华兹华士之终于遁入恬淡，也不似柯尔律治之终于成了一个梦想者。

拜伦（George Cordon-Lord Byron，公元1788—1824年）生于伦敦，他父亲是一个浪子。他早年与母亲很穷苦的生活着。后来，他袭了爵位，受教育于康桥大学。他常破坏校规，忽于正当功课而喜读游记诸书。二十一岁时，他游历了西班牙、希腊、土耳其，产生了《赫洛尔游记》（*Childe Harold*）头二卷，立刻得了大名，成了当时诸诗人的一个王。他自己说：“我早晨醒来，已声名扬溢，成为诗坛上的拿破仑了。”1815年，他结了婚，一年之后，他们便离婚了。社会上的人因此大指摘他。他大怒，离了英国，立誓不再回来。他到处游历着，做完了《赫洛尔游记》及其他诗。他的最后的著名作品是《唐裘安》（*Don Juan*）。后来，希腊独立了，他所梦想的事，居然实现了，他所悲悼的没落的古代的光荣，将由长睡中复苏了。当然，如他那样一个热情人，一定是要跳起来帮助他们了。他尽他的力筹款，并亲自去帮他们打仗。不幸在那个地方，他竟得了一场热病，以三十六岁的青年而死去。他的著作，无处不显出他的真切磅礴的热情，他的独立不羁的精神。他的《唐裘安》、《海盗》、《曼弗雷特》（*Men-fred*）与《该隐》（*Caine*）反抗宗教的虚伪，绝叫个人的自由，尤足以震骇一世的耳目。所以英国的论者，每以他为不道德的，为危险的，而在欧洲大陆上，他的得名却远过于当时一切作家；无论德、法、意大利、俄罗斯，都以他为最伟大的诗人，从他那里得了极大的影响。他们一讲起英国作家，莎士比亚与拜伦是先要屈指数到的。

他的《赫洛尔游记》计共四篇，其首二篇与末二篇，著述之时，相距有八年之久。首二篇所述，系记载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、多岛海等地；而末二篇则记述比利时、莱茵河、瑞士、威尼斯、拉凡那、弗洛伦司、罗马等处。全诗实可以说矞皇典丽而含悲愤抑郁之气。其追怀西班牙古代的全盛，纪述地中海的风景，瑞士的山色，与乎歌咏繁星满天夜色森然时的感慨，几乎没有一语不发自视觉及心情之感动。

《海盗》(*The Corsair*) 是一篇故事诗。其背景系在地中海中。因为陆地上常有种种制度及支配者以压抑人、束缚人，若在海中，则海阔天空可以逍遥自由。主人公为海盗康拉特 (Conrad)，系一个有高尚纯洁的理想的人物，只以受社会的嫉遇，致愤而为盗。他初时颇有意为善，欲为人谋福利，然而一般人的性质，多背恩忘义，对于善意，反嫉妒而加以迫害。于是他从前善良的性情，遂变成冷淡了，憎厌人类，只求其自我的满足。他凭借他的船和剑，对神明、对人类开始战斗，他所爱的只是其妻梅陀拉 (Medora) 一人。后来，康拉特以袭击太守齐特 (Seyd Pacha)，致被捕获，系于狱中。齐特有一爱妾名古拉娜 (Gulnare)，在狱中见康拉特英勇之貌，不禁倾慕备至，遂杀其夫以与他偕遁。当他被救时，爱妻梅陀拉业已逝世。康拉特悲伤之余，虽有美丽的古拉娜，但却毫不置意，心之所向，只在其已亡之妻。他从此便不知所终了，而全诗也于此终结。此诗初版于 1814 年 1 月 2 日，在当时反对派的诽谤嫉妒正达于顶点的时候，其所销售，竟至一万四千册之多。于此，当可见其价值之一斑。

《曼弗雷特》系一种剧诗，实则不能表演。此诗成于 1816 年至 1817 年 2 月，拜伦自瑞士阿尔卑斯以抵意大利这时期间。背景为阿尔卑斯山，主人公则为厌世主义者曼弗雷特。拜伦由这诗剧一般人乃称之为世界大诗人，然而也因这篇作品，大为社会所咒诅。那时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正出版不久，故人有以之比为欧洲文学界的二兄弟者。歌德之评《曼弗雷特》，谓“这是系仿我的《浮士德》而作的，但却另有一种新事物了”。虽然拜伦此作与《浮士德》实则毫无关系，他的取材系自波斯、巴比伦之太古传说与二元哲学而流传于西欧的东西，且其主人公的性格，亦完全不同。法

国文学家泰恩（Taine）评论道：“我们若将浮士德和曼弗雷特加以对比，则浮士德实不过凡庸的、折衷妥协的人物。我们若从浮士德以观察世界，啊，浮士德是什么人？他果真当得起称为英雄么？如其可以，也不过是一个可悲悯的英雄罢了，他只遂着自己的感觉之影，遍历诸地；且其恶行，也只是诱惑年青女子，与损友在夜间跳舞饮酒罢了。这是德国学生的二桩大事。总之，《浮士德》实并无特殊的性质，如德国一般的事一样。至于《曼弗雷特》则真不愧是‘男子的’作品，他也是‘男子的’。除‘男子的’以外殊无适当的评语。他虽立于鬼神之前，但仍能信其傲慢不逊的精神，确固不拔的意志，临死而丝毫不屈。真可说是‘男子的’，英雄的！故歌德虽是普遍的，而拜伦则为个人的——有最独特的感情的。”

曼弗雷特有一继妹，名曰安絮泰蒂（Astarte），容颜状貌都与曼弗雷特极相肖似。他因与她发生恋爱关系，把她杀却。以后，他自己受良心的谴责，痛苦异常。但是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，自我的观念非常之强，因是，无论如何，不肯去依赖宗教求脱罪过。他在居于阿尔卑斯山时，有七个精灵（Spirits）来问他所祈求是什么，就是权力，他们也可以给他。这时，他答说自己并无他望，只求能忘掉自己。这忘掉自己便是他所始终祈求的，因为忘了自己，则一切苦闷也忘掉了。精灵们因问他忘掉自己可就是死。他答说，不，因为死要是灵魂不灭的话，那么仍旧不能真正的忘记自己。一天，他从岩崖跳下想谋自杀，但为一个猎户所救。他这时，烦闷真是达到了极点。后来，他向安絮泰蒂的幽灵请求宽恕，可是仍旧无用。这时，有一个恶魔来要他服从，但是曼弗雷特是自我主义极强的人，俨然回答恶魔道：“你没有比我以上的能力，也不能左右我，这是我明白的。我所要做的事都已做了。我对于自己所作的苦痛是甘心忍受的。心，本来就是自己的恶及苦痛的根源。你决不能诱惑我，使我灭亡。去吧！现在‘死’在我的手上了，但并不是你的手。”曼弗雷特以为“我”是绝对自足毫不假借他事物的，谁都不能赏罚我，左右我。我所为的善恶，我自己能评判赏罚的，无劳他人。鬼神、人们，实丝毫无能强加于我。这便是拜伦精神的表现，是根本上不能妥协的，不若歌德的浮士德般

可以由女子而得救，得到解决。这也便是现代特有的自我主义者的代表。因自我的极度扩大，不能妥协，所以遂悲观绝望，成为19世纪的一种厌世病及怀疑病。

《该隐》与《曼弗雷特》一样，亦为一种诗剧，不能表演。史格得评之为“伟大的剧本”。雪莱对于此剧，至称拜伦为“密尔顿后无敌的大诗人”。汤麦司摩尔对于此剧，作书于拜伦道：“《该隐》真可惊恐，令人不能忘情。倘我所见为无误者，这剧一方虽以不敬神而被排斥，但却能永久存于世界人的心底，使人俱感佩其雄伟而拜倒于该隐之前。”德国大诗人歌德称此为空前的大作，在英文学殊无可与比并者；甚至劝其友人爱克曼去读英文，因为《该隐》这部大作的原本是用英文写的。剧中主人公名该隐，为亚当与夏娃的儿子，亚当夏娃以窃食乐园中的禁果，致触上帝之怒，被谪尘寰。二人堕世后，生二子，一名该隐，一名亚伯（Abel）。该隐从事耕种，亚伯牧畜群羊。一日，奉祭耶和华，该隐以果物为供，亚伯则特杀一初生之羊，鲜血淋漓，以为牺牲。耶和华怒该隐之失礼，拒不接纳；然于亚伯的供物，则竟安然承受。因是，该隐对之不胜愤慨，遂举火加以烧却。又因为人生无异受罪，遂并杀其弟亚伯，使一切罪恶、苦痛，都得一身负之。神为惩其罪起见，烙印于该隐之额，放逐旷野，不许其再入乐园，永久受人的咒诅。该隐看见他自己的幼儿，正天真烂漫地酣睡着，心里想他也是和自己一样为受苦痛而生的么？要是这样，把这种小儿养育起来，这实是一种罪过。他于是把幼子击杀，这实是为其幸福而杀的。因为生而受罪固不如此，且养育应死之儿至于成人，这也是一种罪过，然归根结底，这罪系来自种智慧果树于乐园的神明。所以在这剧开始时，家人们正对那永远、无限、全智的神举行祷告，独该隐则目视他处，不作祷告也不感谢。其父亚当因问他道，你难道不赞美神明么？该隐默然。他对于不祈祷不感谢等事只报之以 No！因为这样无理的神明，有什么可以感谢可以赞美呢？拜伦借着该隐，以这样刚杀不屈的精神，反抗到底的态度，怀疑一切，咒诅神明，难怪英国的顽固社会要目为恶魔了。其结果，甚至出版的书肆亦大受人攻击，别人翻印，政府亦不禁之。

《唐裘安》是拜伦最后而尚未完成的作品，共计十六篇。这本是一篇讽刺的诗篇，系取材于西班牙，用以攻击英人的伪善的。其主人公唐裘安，本为古时有名淫逸的男子。唐裘安美丰姿，在十六岁时，忽见爱于年已五十的亚尔丰琐（Don Alphonso）之妻杜那·裘丽亚（Donna Julia），于是遂发生事变。他为避免耻辱计，即整装游历海外。中途，所乘的船遇难，他以能泅水，得至一小岛。哈伊提者，美貌若仙，为海盗之女，时济助唐裘安。二人恩好，亦殊笃。其后为海盗所知，把唐裘安卖为奴隶。他乔装女子，入土耳其宫中，起居坐卧，与宫中妇女一样。后以事发，潜遁入俄国军中，大得女王加泰邻的宠任，受命为使，赴英视察。对于英国因袭的交际社会，真是骂得痛快淋漓。

雪莱（Percy Bysshe Shelley，公元 1792—1822 年）与拜伦一样，也是一个古贵族之后。他有袭爵及承继大财产的前途。在他二十一岁之前，因勇敢的宣布他的无神论，而被牛津大学所斥退；又因与一个非贵族的女郎结婚而被他家庭所弃逐。但这个结婚却没有好结局，他们不久便离异了，他的夫人且自杀而死。他憎厌一切宗教，不顾一切的社会习惯，因此不容于英国，也与拜伦一样，永久的离开了祖国而去。在瑞士，他遇见了拜伦。这两个热情诗人的会见，是如何的愉快，我们不难想见。以后。他大都生活于罗马。在 1822 年的夏天，他由里霍（Leghorn）到罗马。他的船坏了，这位大诗人便被溺死。他的尸身在海岸上，当着他的两个朋友拜伦与韩特（Leigh Hunt）之前而火化了。他的最好的长诗是《阿拉斯托》（Alastor），最好的短诗是《云》（The Cloud）、《西风歌》与《云雀歌》（Ode to a Skylark）。以诗论诗，他的诗实较之拜伦为高、其秀雅与谐和，都非拜伦所及。

与拜伦、雪莱同时而齐名者为济慈（John Keats，公元 1795—1821 年）。他生于伦敦，十五岁时做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学徒。但诗歌与医药是不能并容的，所以济慈便弃了医药而专心于诗歌。他完全以自修自学的力而进入诗坛。他的叙述古典神话的诗篇《安特美恩》（Endymion）初出时，大为批评家所斥责，他几乎因此而愤怒得发狂起来。后来，他的名誉渐渐

的大了。他的名字也与雪莱并列在一处了，而致命的肺症却侵袭了他。他移到温暖的气候中养病，也不见瘥，于二十六岁时死于罗马。他的诗，与雪莱一样，秀丽而富于想象，音节也极柔和，人称之为诗的花。但他的思想却与拜伦、雪莱不同，他所赞颂的只是美，对于世上的一切纷扰，他都不萦心。

四

自拜伦、雪莱、济慈之后，至 19 世纪之末，便是维多利亚时代。这时代首出的诗人是丁尼生。

丁尼生（Alfred Tennyson，公元 1809—1892 年）的父亲是一个牧师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丁尼生是最幼的一个。当丁尼生在康桥大学三一院时，曾因做了一首诗而得到奖牌。同时，他与一个哥哥共同出版了一个诗集，名为《两个兄弟的诗集》；1830 年时，丁尼生又独自出版一个诗集。三年以后，他又出版了一册诗集，但都不能引起社会的注意，批评家且严刻的批评了他。自此九年之间，他都销声匿影，不出什么东西。到了 1842 年，他又出版了两册诗集，这一次是成功的，名誉与幸福的门向他开了。他的诗陆续的由他笔端涌出，他的名望益益的高了。华兹华士死后，他被任为“桂冠诗人”；1884 年，他得了爵位。他的一生，没有什么惊波骇浪，他的生活都是平稳安静的。他的长诗有《公主》、《思念》(*In Memoriam*)、《美特》(*Maud*)、《亚述王歌》(*Idylls of the King*)、《亚定》(*Enoch Arden*)、《圣格里尔》(*Holy Grail*) 及《格勒士与丽尼特》(*Gareth and Lynette*)。

《公主》(*The Princess*) 是一篇用自由诗写的幻想的故事。南方的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名伊达。她在孩提时，便与北方的一个王子订婚了。结婚的时代到了，但公主伊达却以为女子在结婚之外还有别的事更要办。于是她建立了一个大学，一切教授与学生都是女子。她拒绝结婚。北方的王子见过她的画像，惊眩于她的美丽，立意要战胜了她。他遂与两个朋友都乔装为女子到这个大学里当学生。后来，在一次野餐会中，他的一个朋友却

忘形高唱着醉歌，因此遂被她们识破了，逐出校门之外。以后，北方与南方起了战争，王子在战中受了伤。伊达把她的大学改为医院，师生们都变为看护。公主她自己在看护王子。当王子伤痊时，他却见伊达已变为一个仁厚而热心肠的妇人，非复是严肃的大学主办者了。《思念》是一个挽歌集，丁尼生写来追念他的好友，又是妹夫赫兰（A. H. Halam）的，那里蕴蓄着深挚的悲惋与同情。《美特》叙的是一个男子深爱着美特，她也爱他。某一夜，他在她的玫瑰园中等待她，忽为她的兄弟所见，便侮辱他。他们决斗了一场，美特的兄弟被杀了。她恐怖的离开了她的情人，不再见他。他逃到法国，但心里却映着美特的幻影，又回到伦敦来。他在迷糊中做了一个梦，觉得他自己是死了，葬在街道之下，隆隆经过的街车震撼着他的骨骸，的的之马蹄声，打在他的脑髓上，行路者的脚步使他烦扰不堪。他祈祷着，希望有好心的人把他葬埋得更深一点。但后来，他醒了，他去报名加入军队，去和俄国打仗，在战争的激昂中，忘记了他爱情上所受的伤痕。《亚述王歌》、《圣格里尔》及《格勒士与丽尼特》三篇都是叙一个中世纪的英雄故事的，即著名的亚述王与圆桌武士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大概，在本书《中世纪的欧洲》一章中已有叙及了。《亚定》也是用自由诗体写的，其故事很足动人。大凡丁尼生的诗都是纯洁、温和、高尚的；如晶莹的绿玉，如皎白的琉璃，没有一点的瑕斑，没有一点的杂质。他所写的妇人是英国诗中最优美的。他的文句极秀雅，他的音节极合于韵律。在他晚年时，他又着手做了好几篇的戏曲，其中多半是以历史上的故事为题材的，如《女皇马丽》（*Queen Mary*）、《林人》（*The Foresters*）等是其较著者。但这些戏曲却没有他的诗那样的成功。他享着高大的年寿，于1892年10月死去，葬于威士敏斯特教堂。

白朗宁（Robert Browning）与丁尼生是当时诗坛的双星。他于1812年生在伦敦的邻地，受教育于伦敦大学。他的生活也是宁静的生活，没有什么可叙述的。他早年的努力是戏剧，但没有很大的成功。以后便专心于诗，出了一册诗集，名《钟与石榴树》（*Bells and Pomegranates*）。《男人与女人》（*Men and Women*）继之而出，包含叙写意大利景色的许多好诗。他

的《指环与书》(*The Ring and the Book*) 是英文中最长的诗之一。最后著作《阿莎兰杜》(*Asolando*) 之刊行，正在他将死之前。他的死年是 1889 年。白朗宁是一个忠实的思想者，乐观而爱人，诗中包含着不少的哲理，往往于淡远简朴中见深邃的思想。因此，他的诗便有些隐晦难明之处，非一般读者所能领悟。

他的夫人伊丽莎白·巴勒特 (Elizabeth Barrett, 公元 1809—1861 年) 也是一个大诗人，是英国最大的一个女诗人。她生于伦敦，所受的教育极广博，希腊文、拉丁文、哲学以及各种科学，她都学的很好。她最初的重要工作，是译了阿斯齐洛士的《被缚的柏洛米赛斯》为英文。以后，陆续的出版了别的几部著作，渐渐的得名了。1839 年，她的爱弟与两个朋友用小船到海上去游览，不幸被海浪所带去。她受了这么大的刺激，好几年隐居着不出来，读了不少的书，也写了好些诗。1846 年，她和白朗宁结婚，同到意大利去住，一直到她的死。她的长诗是《被逐的剧曲》(*Drama of Exile*)、《卡莎·琪台之窗中》(*Casa Guidi Windows*) 及《奥洛拉·赖夫》(*Aurora Leigh*)。《被逐的剧曲》叙亚当、夏娃被逐出乐园事；写夏娃的悔恨，欲以自己的牺牲的生活来赎罪的心理，极为细腻。《卡莎·琪台之窗中》，是一篇政治诗，是叙她从卡莎·琪台的窗中所看见的 1849 年意大利争自由的运动。《奥洛拉·赖夫》是她最大的著作，被称为“韵文的小说”，叙一个少年女诗人奥洛拉·赖夫与她的表兄弟的恋爱事，她在那里，描写女子的心理极为周至而深切。她的短诗《孩子们的哭声》(*The Cry of the Children*)，抒写苦作于矿中及工厂中的童工的痛苦，极有感人之力。她的感情、思想、想象都极丰富，惟韵律的不正确，颇为论者所訾议。

阿顿 (William Edmonstone Aytoun, 公元 1813—1865 年)，虎特 (Thomas Hood, 公元 1799—1845 年) 与麦考莱 (Lord Macaulay, 公元 1800—1859 年) 诸人，皆为这个时代上半期的有名的诗人。阿顿的名作为《苏格兰骑士歌》(*Lays of the Scottish Cavaliers*)，是好几篇的诗，可成为一部苏格兰的韵文史书。这些诗都是爱国的，易于激动人的。他又写些讽刺诗，亦轻妙可爱。虎特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机智的诗人。他先学商业，后来

做了《伦敦杂志》的副编辑。他的诗集出版后，诗名立即确定。他所经营的商业不幸失败了，也与史格得一样，不得不苦作还债。麦考莱是英国最大的历史家之一，但他也有很高的诗名，他的《古罗马歌》(*Lays of Ancient Rome*)是最通行的英国诗之一，以气势的雄伟与韵律的谐和著称。

马太·亚诺尔特 (Matthew Arnold, 公元 1822—1888 年) 与克洛夫 (Arthur Hugh Clough, 公元 1819—1861 年) 是牛津大学的同学，同是怀疑者，与丁尼生与白朗宁之恬静与乐观异其趋。他们在理智与信仰的冲突潮流中，不得不到了怀疑的路上，却并没有至于自弃，至于绝望。亚诺尔特很早就开始写诗，出了好几册诗集。在牛津大学做诗歌教授，继续十年之久。1885 年，他刊行了他的诗歌全集。他于诗歌外常写着论文、批评及其他散文著作。他的诗人之名几为他的批评家之名所掩。克洛夫把在牛津大学时所受的宗教的冲突的感触都印在诗上。他曾到过美国，后来死于意大利。他的抒情诗并不多，但晶莹的诗的珠玉却不少。

五

怀疑是不能永久的，于是有一派诗人于 1860 时出来，对于一切的理智与信仰的冲突都淡漠置之。什么神学、科学、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、他们都不感到趣味。他们走济慈所走的路。他们所求的只是美的、浪漫的东西，只是古代中古的英雄主义，远远的离开了近代的烦琐的世界，远远的离开了一切恼人的问题。罗赛底 (Rossetti) 兄妹乃是这一派的首领。远在 1848 年时，罗赛底 (Dante G. Rossetti) 已与两个朋友创 P. R. B. (Pre-Raphaelite Brotherhood)，以改革英国的绘画，反抗拉菲尔 (Raphael) 派的作风为宗旨，以后乃推广而及于文学。当时大作家如慕里斯 (Morris) 及史文葆 (Swinburne) 等都集于这个旗下，其极盛时代乃为 1860 年左右。

罗赛底 (公元 1828—1882 年) 生于伦敦，他父亲是意大利人。他是大诗人，同时又是大画家。他的名作为《早期意大利诗选》(*Translations from the Early Italian Poets*)，《诗集》、《歌谣与十四行诗》(*Ballads and Son-*